

众生·人民路

一位摄影家的足迹

| 浦学坤 文 |

摄影家任涵子,这个名字好记,一听就是有文化内涵的人。与他相识越久,这个印象就越深。

任涵子,曾长期担任无锡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,在全国摄影界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。他是我的老朋友,他每次拿出一幅摄影作品,都会有声有色地讲解有关这幅作品的故事。

最近,任涵子兴冲冲地赶来,赠给我一本厚重的《任涵子摄影选集》。这本刚出的选集,选入了他在1959年至2021年间近400幅摄影作品。这些作品,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历史风貌,而且留下了他一个甲子的跋涉影记。

摄影是人类的共同语言,一幅好的作品,胜过千言万语。任涵子的摄影,崇尚真实。他把自己的信仰、人生价值,全部投入到摄影艺术。他的上万幅作品,被《人民画报》《中国摄影》《大众摄影》《摄影世界》及各种书籍、画册、邮资票品、明信片等刊用。他的作品,常在国内外摄影展披金挂银得大奖。

人们往往陶醉在作者的珍贵作品中,享受特有的艺术之美,却不知每一幅作品背后,都隐含着作者长年的跋涉之苦。

早在30年前,即在1994年3月《光与影》摄影艺术杂志上,金保煌先生就在《记摄影家任涵子》一文中说,为了拓宽视野,涵子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:在呼伦贝尔草原,暴风雨抽打过他瑟瑟发抖的身躯;在阿拉山口和赛里木湖,一日间他经历了春夏秋冬的变迁;在陕北破旧的窑洞里,他和老乡一起喝混杂着泥渣的米酒;在九寨沟的风雪中,饥肠辘辘的他,历经一日一夜,从沟口跋涉到南坪;在横渡琼州海峡时,剧烈颠簸着的甲板上,满船的旅客都在呕吐,唯有他在用情抓拍《桅林归帆》和驮着落日的海鸥……涵子以他的实践证明了罗丹的话:“任何悠忽的灵感都不能代替长期的功夫。”涵子确实不是踩着红地毯,而是踏着荆棘,踏着泥泞,一次次走上领奖台的。

人类社会的发展之路,就

是艰难曲折的跋涉之路。任涵子在他的艺术生涯中,从来没有停止过跋涉的脚步。他用他独特的眼光摄下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片段。他把相机对准了那些平民百姓,无论是农民、渔民、牧民,还是三轮车夫、老皮匠;不管是草原牧童、山村的留守儿童,还是奔忙在城镇工地上的建筑工人,他们的朴实和善良,都被定格在无声的光影中。

摄影,为人们认识自然、社会,认识时代、历史,提供了一种生动而稳定的参照。较之于文字的记述,它更直观,也更确定地成为了历史。

有一次,我在任涵子的家中,不仅看到了他的种种摄影作品和藏品,让我大开眼界的是,他还专注于画画。他画油画,画中国画。那些具有涵子个性的一幅幅画作,证明他不仅是出类拔萃的摄影家,而且是一位出色的画家。

涵子兄赠送我摄影选集时,还赠送我两幅他的杰作《金果满园》,图中的葫芦在绿荫中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

家庭·广瑞路

来,我拉着你

| 华霞云 文 |

晚饭后的天空妩媚多娇,如约见情郎的女子,雀跃地挑选更换着衣衫,粉色、橘色、大红、炫紫、天蓝……看得人眼睛都舍不得眨。

“妈,天这么好,出门走吧。”母亲看看天,点头应了。没走几步,就落下一截,“来,我拉着你。”我转身停下脚步。她的手温热、粗糙,和记忆中很不一样。我多久没拉过这双手,真想不起了。只记得小时候,母亲带我出门时,总会笑着说:“来,我拉着你。”那手是多么绵软香甜。

走着走着,到了一家店门口,母亲诧异地看着我:“来这里干啥?”当得知我要带她按摩,急得转身就走,像有人抢她钱似的。我佯装生气:“钱都交了,不退的。”

“哎呀呀,你个毛丫头,钱烧的!”母亲嘴上埋怨着,脚却不停,随我进了店,“活了一辈子,第一次进这样的地方,像刘姥姥进大花园了。”我噗嗤笑了:“是大观园。”

进了房间,我看着无所适从的母亲,轻轻道:“妈,把衣服都脱了,不然人家怎么按摩呀。”

母亲飞快瞟了一眼旁边的按摩师,神色颇不自然,转头拉拉我衣角,小声追问:“胸罩也脱了?”

看着母亲窘迫模样,我忍

不住笑了,七老八十的人像头回上花轿的大姑娘:“嗯,都是女的,怕啥。”按摩师也笑:“阿姨,没事的,你脖子肩膀哪里不舒服的,我帮你好好按按,再泥灸一下,保管你舒舒服服。”

母亲遮遮掩掩地脱了,迅速往床上一趴。床头有个洞,脸埋在里面,像把头埋进雪里的松鸡。房间里开着空调,灯光柔和,音乐流淌,舒适温馨。我静静地看着母亲:头发全白了,稀疏细软,有气无力耷拉着,显得脑袋小了一圈,更衬得身材臃肿。按摩师每推一下,床不堪重负似地“吱呀”一声。岁月如此粗暴急切,拉拉拽拽,曾经那个俏丽的女子,早没有了当初的模样,让人猝不及防鼻子泛酸。

年轻时的母亲应该挺漂亮的。有一次,她偷偷把二哥的军装穿上,戴上军帽溜出去玩,把村上的小伙看得眼发直。其中一个挑着粪桶的,扭着脖子死盯着看,一不小心脚踩空,连人带桶滚到了沟里,成了粪人。后来嫁给父亲,村里人讥笑说讨回来了一个“花瓶”(那时农村人嫌知青不会干农活),父亲眼睛一瞪:“咸吃萝卜淡操心,关你们屁事,我就喜欢好看的。”

“哎哟,轻点。”许是按疼了,母亲忍不住叫起来。按摩

师笑着说:“好的,我轻点,少推推。”“推一次要好多钱的吧?”母亲挪动一下,“我头一次来这种地方,全是托了闺女的福,得好好按按,可不能浪费了。”

看着愈渐衰老的母亲,说不出的滋味。光阴急逝,最是无情,昨日的明艳,转眼就失了颜色。母亲竟这么老了,我不知白发何时长满了她的头?皱纹几时爬满了她的脸?那生风的脚步何时开始蹒跚?那腰身为何不再挺拔?其实对母亲来说,最令她恐惧的不是变老,而是那原本熟悉的,能掌控的生活突然脱了轨。飞速发展的科技,层出不穷的变化,令她越来越迷茫,越来越慌乱。这不会那不懂,不会扫码点餐,不会打车买票,不敢一个人去医院……生活把她越抛越远,融不进也跟不上了。现在的她和大多数的老头老太一样,只能蜷缩在生活一角,家长里短,忆着从前。而我只顾自己肆意奔跑,常常忘了回头,那丢失在暗淡时光里的身影,有多么孤单沮丧。

按摩结束已经八点多,夜空中一轮新月,散发着淡淡银光,澄净柔和,洗涤万物。母亲嘴角含笑,和我走在月光里。

“来,我拉着你。”声音同时响起。

情趣·健康桥

花开有声

| 孔繁勋 文 |

燕子,有一个小小的花园,是从家前屋后边边角角开发修整出来的,常年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,成了小区一道风景,邻居们早晚散步,都会驻足观赏。

燕子养花,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,多年前还特地把自己的笔名取为“自由行走的花”。她说,爱花,就要懂花。她除了从网上、书本中学习养花知识外,还经常与邻居们交流学习养花的心得。每当邻居驻足欣赏的时候,燕子就会跟她们聊几句,问一些养花种草的小知识小方法,有的邻居家里也种花养花,她就经常去观察,跟着学,这样日积月累,自己就有了养花的感悟。

她说,种花不但要考虑花儿自身的特性,还要兼顾四季的特点,让每个季节都有花开,你看我这地里、盆里,有春天开的月季、百合、牡丹、美人梅,夏天开的荷花、紫薇、绣球、茉莉,秋天开的菊花、木芙蓉,冬天开的蜡梅、结香、琵琶,这样四季都有花开。在花的周边,还栽种、点缀着红枫、青竹、芭蕉和石榴树、柿子树、苹果树,让红花绿叶相互映衬。

燕子介绍,不同的花栽种在什么地方,也要有所选择。在东窗外,她选择栽种了树形月季,朵儿特别大,花期也长,每年一到四月份,大朵大朵的花儿竞相开放。在有阳光的午后,她会静静地坐在窗下,视线所及就能欣赏窗外美丽的花朵,然后,泡一壶茶,捧一本书,让茶香、书香与花香结伴,充盈每一个美好的日子。

有一次,一个邻居对燕子说,这些花儿被你养得都这么好,真是令人羡慕啊。其实她们在散步欣赏小花园的时候,却很少注意到燕子起早贪黑在园子里忙碌的身影。常常天刚亮,她就忙开了,给花儿浇水、施肥;傍晚,别人遛狗、散步,她还在给花儿剪枝或松土,及时除去残枝败叶。每每新栽的花,她都会把土坑挖大一点,除去不好的土壤,拣掉石块、杂质,换上营养土,再浇上定根水,等它成活后,定期用买来的豆饼、有机肥和残剩的茶水、淘米水给它加强营养,这样就会开出又鲜艳又肥硕的花朵。一到冬天,对怕冷的佛手、玉兰、仙客来、茉莉等,会把它们一盆一盆地搬进屋内,在暖房里,看着花花草草长势喜人,便能在寒冬腊月里感受花草的盎然生机。对栽种生长在地里搬不了的花,就用塑料薄膜早晚盖上,白天再打开,接受阳光的照射。燕子对花草的呵护、料理可谓是用尽心。她常说,花儿是有生命的,你的所有付出,它们都会无私地回报以艳丽的色彩和沁人心脾的芬芳。

在有月亮的晚上,燕子也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花儿旁边,歇下来,和它们说说话,谈谈心,看着看着,花儿就开了,接着就夸夸它们长得快、朵儿开得大。她说,养花和与人相处其实是一个道理,多夸赞别人的优点,多与人为善,关心帮助他人,就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与友爱。

熟悉燕子的人都知道,她还是个茶人和作家,喝茶与写作是她另一类的兴趣和爱好。作为省作协的会员,多年来在很多报刊发表文章,她还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读书班、培训班、茶友会等多项文化活动。去年她刚出版了一本散文集《自由行走的花》,书中收录了她对养花种草、品茶悟道的见解与心得,受到了读者的赞誉。对喜爱读书和文字的邻居,她都毫不吝惜地赠送,就像经常把一盆盆或一朵朵花儿送给喜爱的邻居一样。燕子说,对花草要有虔诚之心、尊敬之心,因为花草也有灵性——它们用绽放和笑脸,用柔情与灿烂,来安慰我们脚下的颠簸与日子的泥泞。

